

損國體莫大於此浚慶之啓似涉於庇護惟吉不亦慎乎

上曰中原一路饑荒太甚饑饉漸熾我國使臣出入最難如此之時以鄭惟吉差聖節使予意亦以為慮大臣之議當矣依議改差侍講官盧稹檢討官張士重曰前日賜酒兩司孰不知優待之意但初既以嚴辭拒之後雖溫諭而無益故臣等之劄以為杯酒之錫能償其已拒之名乎此直以聽納為重非以賜酒為不可也自上以為為人臣而宜去務勝之病務勝之心尚不可施之於儕輩之間為人臣而進言於君上之際其可有是心乎王者一言播之四方流於後世若以匡救之言為務勝則臣等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疑聖上有拒諫之心而出是言也近來草野之間無危言讜論之士時習之偷靡可知自上優容振作開廣言路然後士得伸其氣而盡言不諱矣上曰論可否之際言辭雖或有過是豈拒諫而然哉大抵上下交相戒勅各盡其道可也○夜乾方坤方東方如火氣○京畿長

湍地震